



題五第列

從古老的廊道走出，就都是古老的人嗎？

每個禮拜都有禮拜六，都有屬於禮拜六的等待與期望，而每一次不是都給妳莫名驚詫的悸動？太陽是太古老了，它每天在妳眼的惺忪中升起，妳都不會懷疑所謂陽光在妳心上新鮮的投擲。

誰都不會甘受於不平的待遇，誰願意以這樣的眼光打量我們。我們不是什麼，我們也和妳們一樣，所以也把服裝穿得整齊齊齊的，所以也把步子踏得亮亮響響的，甚至於把胸擡起來，把頭擡起來，無畏的。

無畏的，我們何必要畏呢？我們相反的大概不能無怨吧！在這以訛傳訛的民間，歪曲的習俗多麼可惡，不要以為我們都和妳一樣的積非成是，那才大錯特錯呢！我敢這樣發誓：我們一直沒有看輕自己，我們只是看輕那些容易把我們看輕的人。有時囊括所有的感嘆詞，長吁短嘆，只是我們對歷史失去信心，歷史給打歪了鼻子，再也喚不出一點真正的味道；這並不意味著，我們自卑自慚，告訴妳我們就是不敢輕視自己！歲月一定會洗滌我們的，有一種叫做

耐心的等候，寂寞是好的，走向內心廣



給一群在偉大邊緣跋涉的明礬什麼的會洗刷渣滓，時光將是，刷種最好潔白的的一們將脫穎而出。守候是對的，我們儘可冷靜的守候，了驕矜，是男孩子的嗎？是會唱歌的手

大的寂寞靜觀自得，就會有某種東西（或許偉大）——翩然降落。至於那些天上林蔭道上的貓手笨腳，談什麼情說什麼愛，是不會得到我的賞識的，那些整天泡活動中心作方城之戰，甚至跟那女（那是誰家的女孩？）嘻皮笑臉，甚至不飲酒也只想醉醉的醜意，只想當醉翁，是不會得到我心的諒解，我幾乎都要啞他一口呢！當我從這迷雷掩耳的急遁，然後想到孟子的「君子遠庖廚」，只是想哭，只是想笑。這個時代，並不是吃穿好就算了事，當妳們打扮得像一隻花蝴蝶，妳們不要想到得意當想到有更多受傷的眼睛！你把你的腳交給足球，把你的手交給籃球，把你的口交給意念末名的口哨及吶喊，把妳的心交給抹脂擦粉的女孩（這種女孩也算女孩，實在牽強！你交給她的，她還會交給別人，譬如說那喜歡抹丹頂吹口哨的男孩，終其一生沒把吹準！），你就會把自己說服得服服貼貼，我真懷疑那隻揮着女洋傘的手紫滿是驕矜，是男孩子的嗎？是會唱歌的手

無題

壓過路的足印，誰都希望——深並帶些可人的色彩。前途 他希望寬大正直； 你希望崎嶇顛覆，

對！沒有阻石之大，焉得激起美麗的浪花，生命的樂章，不在乎平穩安逸，經得起冒險，方是人生的真意。苦悶而後思想，而後行動，方可奏效。沒有苦悶的人生，猶如一杯甜菜，不加幾滴酸，是無所回味的。

狠狠地一脚將它踩下去，一隻無辜的螳螂就此變成肉醬，然後再一脚掃去，別了！小動物。假如我是螳螂，大概可以感覺得出這威力不只五百斤吧！一刹那，就送我上了西天。

也許螳螂對於更微小的動物，也有機會發揮這五百斤的威力，假如使他踐踏的因素存在的話。階級之內仍有階級，而其所富於的也都有大小、貴賤之分，甚至黑白、善惡……。

洞察

一夜

今夜 我依然是個遊子 我的心好像「后羿」的箭 我欲射下「五星旗」 但我身在海之東岸 我只好向西凝望

今夜 我依然是個旅人 我的脚好像「赫克力斯」的足 我欲一脚踏垮「北京城」 但我身在海之東岸 我只好向西凝望

月影之外

遠甫

今夜 我依然是個異鄉客 我獨抱一室寂寞 我的心一如故地的寂靜 但我欲一擊擊碎伴我的孤影 但李白「的鬼靈仍未叩門 我只好邀請拜倫和貝多芬

